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门口的上帝:太平天国败亡写真/王云高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ISBN 7-5006-3508-7

I. 地… 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3919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6.25 印张 3 插页 360 千字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7000 册 定价:23.80 元

38/18

目 录

- 代 序 钟文典
1. 李秀成：前线归来，欲见主稟奏军情而不得。在一瞬间，他几乎怀疑这世上是否真有天王存在 1
2. 洪秀全：处在一个覬觎高位、声势逼人的“娘娘”面前，他决心放出魔鬼，去完成凡人不可企及之业
..... 10
3. 钱江：从虚幻的“军师”传闻开始，以相怜的同病而告终，在遁入清虚的道门之际却又关注着一位神秘女子的安危 25
4. 洪仁玕：一股专横的力量把他拽出了教堂。不过，这次却不是为了洪秀全，而是由于一位美貌绝伦的小姐 33
5.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个女伶的去留引起的题外争论，涉及到一系列根本大计 44
6. 洪宣娇：在另一位娇媚的女性身边，她以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洪仁玕的视线和步履 54
7. 陈玉成：历史把他推到了萧朝贵的岗位上，可他还要大声疾呼：今日的东王你在哪里？ 67

8. 当洪仁玕又一次身陷清营之际,陈玉成与曾国藩各自对战争的前途作了一番掐算 76
9. “古今书史杂真伪,天下英雄半是非”。在宋江等一百零八将的出口处,一位道教徒和一位基督徒在对话 86
10. 困扰中的天王祷告于天兄,耶稣果然赐给了他以辅佐的兄弟。但当新承恩泽的“天弟”去叩“天妹”之门时,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100
11. 乍受荣封,又遭严谴。在得失宠辱的关头,不是由于天父的仁慈,而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保住了洪仁玕的荣华富贵 116
12. 洪仁玕终于被蒙得恩糊弄着上了轿子,一大群人前呼后拥,把他抬出了一个旧梦,又送进一个新谜之中 129
13. 维纳斯这个女妖带来一股古怪的风,从门隙吹进天王的殿堂,还把军师变成了“鸽派首相” 142
14. 洪仁玕在一场挑战性的对话中结识了陈玉成,继而在自己破败的王府中为挑战者争来第一个异性王爵 149
15. 天父狠狠地鞭打仓颉,结果是文章值钱,而主考官却考了个不及格 159
16. 戏剧般的反间计和叛变行为引出了另一个戏剧性的结果:一位心怀不满的将军在母被拘、妻被困和封江的同时,受封为“顶天扶朝纲忠王” 166

17. 石达开承认了失败的现实,率部回到广西,企图再起;而洪仁玕却从祥云缭绕的天堂降到血雨腥风的炼狱中去,从而与“东党”作了对话 175
18. 一位大脚女人,风风火火地找军师告李秀成的状,结果却再次把洪仁玕逼回与天王争论的立场上去 185
19. 当洪秀全在梦中与杨秀清再次言欢并收得大片城池地土、向全国诏示喜讯之际,张国梁却攻占九洑洲,把大炮隔江打来了 195
20. 李秀成奇袭杭州,会齐五路雄兵二解京围,而在欢呼声里,洪秀全却正着手制定管训老婆的规程 211
21. 祁门:李秀成打到了曾国藩门口,把一场《捉放曹》唱成了《三岔口》..... 223
22. 天京:当教父和他当了教主的学生争持不下时,上帝威严地叫他们在自己面前跪下了 233
23. 宜山:教主的信徒大闹歌圩,并把歌仙刘三姐宣布为异教徒 251
24. 耶和華俯视尘寰:北京——南京,一场“女双”与“男双”的对抗赛..... 260
25. 天京城里,军师写文章,天王改文章;而在千里之外,“曾妖头”却用剑与火撕毁了一切笔写的文章 279
26. 北京——南京,不约而同地开展了一场封官竞赛。一样的汤头,两样的疗效 290

27. 渊博的天王费尽心思为弟妇改名,但那位弟妇却以三倍的渊博加以回绝 303
28. 这次失败的赐名之前,曾经有过一次成功的赐名;天姑直言不讳道破真情,却给洪仁玕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324
29. 广封王爵,使一批普通人成了王,却使一位王爷几乎变成了“农民” 335
30. 一石数鸟,一件奸杀案送到干王府;左右为难,一件间谍案曝光于天下。于是,教父挂冠而去,与他的教徒从此翻脸 343
31. 安庆保卫战。羽翼新伤,英才又弃,新的“安福乱政”格局形成。而曾国藩却以生花妙笔,在安庆的废圩上创作了千古联话 352
32. 在一片败局里,“多过于水”的天兵天将中,只有一位善于“打鬼”的王爷,撕开了妖雾的一角 367
33. 天国的英才牺牲了。在天王扑朔迷离的异梦中名将凋谢 374
34. 天国的羽翼折断了。只在一代代好心人的善良愿望中留下神话 384
35. 一个可以上《吉尼斯世界大全》的战争史创举:用七万两家财买来了一场“作战权” 398
36. 隔着天京一道城墙,两把算盘在响。两群兄弟同时发现了一条真理:什么是胜利? 钱! 410
37. 天父向天子关上了大门,而天嫂也把天姑逐出了

教门,宣布她既不姓洪,也不姓杨	427
38. 天堡城失守。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陷于混乱。而此时,洪秀全却紧紧地握住了一位妃子的手	442
39. 一丛藤蔓:翠叶、白花、黄蕊,正是这条“灵蛇”,引导着天王找到了通向“伊甸园”之路	458
40. 地狱开门了,教主进去了。但他的身后,还徘徊着三个女人	469
41. “弃城别走”的战略终于被动地付诸实施。但是,“后太平”或“西太平”的设想,却像一团雪球,在南方的烈日下滚动着消散了	475
42.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但是,投降的不是天国	491
后 记	507

1.

李秀成：前线归来，欲见主禀奏军情而不得。在一瞬间，他几乎怀疑这世界上是否真有天王存在……

公元 1858 年 2 月 14 日，深夜，天京。

两名“典天更”（官职名，专为天王打更的）一前一后，前者击柝，后者敲锣，嘴里睡意蒙眬地吆喝着：“化生万物，天父恩深。千家万户，灯火小心。”并例行公事地敲出了二更三点的信号，随后便拖着疲乏而懒散的步伐走远了。

远远近近的万家灯火跟着渐次熄灭，——这倒不是凛遵这两位按天国官制“职同指挥”的“典更爷”的号令，而是因为实在也无事可做：天朝与“清妖”不同，有个“天父皇上帝”撑着腰杆。上帝能创造万物，天朝也就大包大揽地把天国黎民的衣食包起来了。天王亲自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定得明白：“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天下婚姻不论财”，“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一切资财，都归于高居于水西门内灯笼巷侧的那座圣库，只需按月去领取就行。尤其是，天朝还最讨厌人们拥有私财。而没有了私财，也就没有了交换。于是，天京百姓欣喜地看到：秦淮河上的娼寮，白下

坊间的烟馆，以及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的赌摊，……那些曾经引起千家万户争闹不宁的弊病，一夜之间扫地以尽。紧接着，人们还欣慰地看到，那些敲骨吸髓的当铺以及虽然比较和气但依然是发水掺沙、短斤少两的各行商号都渐次关了门。

但是，当人们以朴素的喜悦称颂过消灭剥削的德政之后，也就同时发现，自己除了耕田采樵，进“百工衙”去干活或在各个王府工地上挖土挑砖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事好做了。一切，都被管理京城的十位军帅及他们下边的师帅、旅帅直至两司马的各级官员安排好了。

“不为蝇头利，谁人起五更？”于是，昔日烟柳繁华的夜生活完全停止了。为了提防各种旧戏和歌舞传播“阎罗妖”的思想，天国以煌煌禁令禁止歌馆戏班营业，戏子们相率外逃，这一来，二更刚过，千家万户就各自吹灯睡觉。正如一位英国教士在天京游记中挖苦的：“被窝里的原始游戏是这个上帝的国度中唯一的娱乐。”

更夫走远了。石板街上只留下凝滞的静寂。

忽然，一阵杂沓的马蹄声，在石板路上敲出了一串火花，也敲出了一片喧闹和不安。

安谧的夜，像玄武湖的静水振动起来。

黑暗中一声断喝：“什么人？”

马上的人高声回答：“杀妖——”

“报主。”

回令准确。各不相扰，来人径直驰进城门。

黑夜复归于静寂，然而却掺进了不安的成分。这寥寥的一串蹄声，简洁的一答一问，让人们记起了战争的危机：和春的二十万“清妖”已经卷土重来，在城外重建了江南大营。风声鹤

唉，都说他们日夜调动频繁，像是要有所动作。他手下的总兵傅振邦、虎坤元进犯秣陵关，副将张玉良在钟山龙脖子上扎营，另一个也是广西佬的提督张国梁也进驻了高桥门……

那和春，字雨亭，满洲正黄旗贵族，衔太子太保，领钦差大臣。早在天国武宣建制之初，他就是疯狂围剿太平军的死对头，这八年间虽然屡战屡败，甚至因而被降诏申斥、撤职查办，但略一喘息之后，他依然猛扑而来，紧追不放，一直咬到这天京城下，作长困久扼之计。

马上的三人进到头门，依例滚鞍下马。凭着檐下灯笼的微光，依稀可以看清，那为首的一个，三十五六岁年纪，中等身材，清瘦略尖的脸庞上，一双明亮而坚毅的眼睛熠熠生光。橙黄龙凤战袍，攒珠绣龙角帽……

他，就是去年秋天天王新封的掌朝四臣之一，副掌率李秀成。

虽然，在那以前他官卑爵微，一个“合天侯”的称号，在熟读典籍的清朝文官武将看来也许是个“渠魁”，但在熟悉王、义、安、福、燕、豫、侯^①……的天朝礼制的天京军民眼中，只不过是等武官而已。

然而，他毕竟是上来了。一夜之间，跻身显贵，成了协理天机的第三号人物。去年冬，更奉天王诏命，入京协理朝政。只是，这天王府，对于他还是较陌生的。

天王府，在大阳沟之北，原来是清朝两江总督何桂清的衙门。五年前，天军攻克南京并定都于此城之后，接管了这幢全

^① 天国官制，王爵之下，依次为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位，爵上加“天”字，而以首字区别，如“接天义”（罗孝全）、“欢天燕”（童容海）、“成天豫”（陈玉成）等。李秀成当时受封“合天侯”，相当于第七等。

城最宏伟的建筑，又把大阳沟以北的民居尽行拆毁，调集了众多的劳力和最好的工匠，历时年余，建成了比原衙门大四倍的天王府。王府有城两重：外城称为“太阳城”，在中轴线上，有牌楼、钟鼓楼、天王殿、御河桥，然后进入内城。内城名叫“金龙城”，又一线排开，是金龙殿（又名“荣光殿”）、穿堂二殿、三殿，进入内宫。内宫七八进，宫内筑高台，四周是高高的宫墙。除后林苑之外，大殿东西两侧各有花园一座，其间亭台楼阁，水池石舫，错落有致，弦歌不辍。

天京，真不愧是“小天堂”，八年来，大小数百战，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终于到了这个被定为“天京”的城里的人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地位，从而占据了或大或小的一个窝。而天王府，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安乐窝。

“站住！不能再走了！”檐下有人喝道。

“是千岁李大人呢！”李秀成的一个随从解释。

“我知道李大人是千岁，但太阳城可不是外省。”

李秀成只好在牌楼前边停住了脚步，抬头观看，只见：整匹的黄缎子，一匹一匹地挨着装裱，衬得上边那二十个径方五尺的大字更加突出：“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

“雪云中”，是“云中雪”的倒装，为了押韵。

“云中雪”，浩瀚广远，诗情画意！但在这里，它却是屠刀的代称，引伸出去，便是砍头。

李秀成站在这里，只觉得头皮有些隐隐发麻。

此刻，两名持着寒森森的“云中雪”的功曹侍卫向他走来了，其中一个问道：“千岁，有无诏旨？”

李秀成站直了身子，以一种过分的谦卑答了一声：“无。不

过——”他想陈明自己夤夜晋见的特殊情况，希望通融。

“我识。但，你睇——”侍卫和藹中透出了为难之状。听他那口音，有点花县韵味，说不定还是洪氏族人。

“睇”什么，含含糊糊。但唯其为此，更显得无所不包。李秀成知道，自己这个“臣工”，说小已经不算小了。自从去年6月2日，翼王石达开“远征”，“将合朝精兵好将带去”，留下一个人才和权力的真空。天王从此更加深了对外姓诸臣的疑忌，将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执掌朝政。但这两位虽然出身高贵，却“既无才情，又无算计”，主政失宜，招致了一连串的失败：6月11日，江苏溧水失守；7月16日，清将张国梁攻陷句容；9月1日，江西瑞州失守。因此，“合朝不服”。天王只好将两个亲兄削去王爵，改封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他李秀成为副掌率。

按天朝礼制，掌率“同王爵，衔二千岁”，从此，他成了协理朝政的第三号人物，并被称为千岁。

但是，要说大也依然不算很大。千岁又怎样，副掌率又如何？莫说此刻前边还有蒙、陈二位，而蒙得恩前边还有着幼西王、幼东王等一些“人嫩位尊”的“爵主爷”，他离权力的顶峰依然遥远。就算是略去这些都不说，就算是做到东王那个程度，又怎么样，原东王不是因刚愎狂躁，两年前的“雪”掉了么？！

李秀成木讷难言，踌躇不安。最后，只好命自己的一位随行卫士前往马道街蒙府去请蒙得恩。此人是天王的老臣，资格老，是当今朝中唯一一个曾把天王称为“洪先生”的人。宠信又专，就算是东王在世的时候，他进天王府的次数也与之不相上下。找到他，也许就有路子！

蒙得恩终于来了，身材高大，耸肩驼背。面黑而方，浓眉大鼻，浓髭巨口。

这个当年鹏化冲中的自耕农，曾经毁家纾难，连自己的本名都改了，“信实上帝”，起义前独自拉起一个山头，起义中指挥了一场胜利的“迎主之役”，从而得到了天王的赏识。虽然从此之后，有人说他“乏善足陈”了，但既然“主恩难测”，那么，得到主恩的途径也就有多种多样。猪向前拱鸡向后扒，天帝既然创造了万物，那么，管它圆毛也好，扁毛也罢，他就全得养着。他蒙得恩既然千山万水，从鹏化山跟着天王到今日，没差没错，功劳不大苦劳也不少。你天王就总得赏他一份天禄。要不，这天京还算什么“小天堂”！于是，他便“掌”起来，“率”下去了。

蒙得恩弯着顾长的身子掀帘下轿，见到李秀成，便用了浓重的平南口音的白话问道：“嘛事？”

李秀成于是迫不及待地把前线的军报和京中的民情滔滔不绝地诉了一遍，还激动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蒙得恩却漠然而听，最后淡淡地说了一句“吓我一跳”，仿佛对方说的并不是什么严重情况，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似的。

但是，毕竟是快五十的人了，老前辈，又是正掌率，他还是带着一种代人受过的豁然大度，说：“好罢，我去见天王试一试罢。你可以返回去了。”说罢，向自己的轿夫们做了个稍候的手势，回身便进门而去。

望着那佝偻的背影踏上御河桥的台阶上时，李秀成心头涌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举义以来，身历大小百余战。特别是受命危难以来，驰骋疆场，撑持危局。10月克舒城，11月下和州，接应吴如孝出镇江，冲破和春于秣陵，……功劳苦劳，不为不大。但是，受命一百多天，尚未能面觐天王。上月奉旨

入京，提调朝政以后，也曾几次求见天王，以请示军国大事，但终于至今没见上。天王总是传出话来：“勤理朝政，便是忠心保主。”

倒是他蒙得恩，安居京城，安享天禄，反而出入宫禁，不传不报。

他凭什么取得连当年的东王也得不到的宠信？

这恐怕不完全为了他定鼎前的战功，主要地要得力于他开朝后的奇特的仕途：以一个庸庸碌碌的才具当了御林侍卫，升“春官又正丞相”。春官管礼部，制礼作乐，他这个“又正丞相”受命总理女营事务。

从此，就开始了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史，人们看见，从长沙城下，蒙得恩就开始走红起来，到武昌大选美之后，更是独步一时。定鼎天京以来，不少政事曾经屡兴屡革，甚至朝令夕改。唯独这“选美”制度，是一直不离不弃，无衰无减的：“每选，辄录美女百余人，配于当朝贵显。内中，得恩亲择其最姣美者十五，分送各王：每送天王、东王各六人、北王两人，翼王一人”。

安知眼前这两名“职同检点”的功曹侍卫，不是蒙得恩某次分配的受益者？

这就难怪他可以像条鳝鱼一样通行宫禁了！

弄臣！

李秀成信马由缰，任凭自己思路的驰骋。

或者……

一个新冒出来的思绪，把他自己了也吓了一跳！

那是去年春天，杨（秀清）、韦（昌辉）内讧后不久。当时他军次安徽霍邱。捻军龚得树抓到了一名清军的探子，解到他的

大营。他曾经亲自审讯。当时，那狂妄的家伙拍手跺脚地说道：“天王？哈哈，笑话，亏你还是个合天侯哩！你还提天王呢！你们早就没有什么天王了。你们的天王早就在长沙城下中炮死啦。现在天王府里那个天王，不过是木头雕成的假人，是杨秀清用来盗名欺世的一个傀儡。现在，杨、韦都死啦，你们还不散伙，还有什么盼头？”

“胡说！”当时，他下意识地把手中宝剑拍了一下。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闹？”那清妖露出一丝冷笑，“那么我问你，为什么你们每次百僚朝觐，最终只许杨秀清一人入内，连韦（韦昌辉）、石（石达开）也没那个资格。再说你，贵为侯爵，你见过你们天王么？”

李秀成当时真被问住了。

天王他是见过的，那是天兵路过他家乡大黎村的时候，他曾经一睹风采。当时他曾经为天王那潇洒、雄毅的风度所倾倒。他听说，天王平易近人，与部属们解衣推食，患难与共；他还听说，在金田团营的时候，为了讨论军机大事，天王曾与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谈个通宵达旦，实在太累了，就同滚在一铺床上睡一会儿。后来，在永安突围的次日，在那个叫“三妹村”的瑶寨中，他又真切地见了他一次。那时，天王的一位爱妃在突围之中“升天”了，天王在行伍的恹恹中为她的葬礼主持了一次讲道仪式。天王的悲怆、沉毅之情溢于言表，那一股悲壮之美，当时曾经使他和两万太平军战士一样，心灵为之颤动不已。他甚至觉得，为这样的人和他的事业去死，也是一种神圣的义举。一切为之死去的人，都将在这个神圣的事业中永生。

这，仅仅是六年前的事！

那以后，他就很少见到天王了，即或有时幸运相逢，那也只在大大场面上远远地看到个身影，或者，就在那金龙殿外，含含糊糊地听到个回声，如此而已！

莫非？……

他不敢想下去了。他觉得这样想是不忠不敬的。作为一个受恩深重的“老兄弟”，新掌率，他尤其不应有这样的念头！

——另一个声音严厉地责备着他自己。

“回府！”他怅然上马，招呼了两名随从，便拨转马头，向暗夜之中驰去，忽听得三更三点响过，引起来一片噼噼啪啪之声，此起彼伏，响彻了天京城。

2.

洪秀全：处在一个覬觎高位、声势逼人的“娘娘”面前，他决心放出魔鬼，去完成凡人不可企及之业

还没接到蒙得恩入覲的禀报，洪秀全就被这一片噼啪之声吵醒了。

他先是以为“妖兵”攻城，忙令侍卫去打听。这才明白了究竟：今天是“妖历”新年，如今已交子时，老百姓正在燃放鞭炮，迎接新年呢！

洪秀全放心地吁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是一腔郁闷涌上心来。

在讲求正统、拘泥礼教的儒家看来，采用什么历法，历来是关乎政治上顺逆的大事。翻遍二十四史，凡改朝换代、大国征服小国者，首先就要将自己的年号历书送给对方，使之统而为一，称为“奉正朔”。即使同一个朝廷内，凡有新君登位，第一件事就是改元立极。因此，如果说当代的中国老百姓互赠一本挂历是表示友谊的话，古代中国君主颁赐一本历书，却是意味着赤裸裸统治关系的确立。

作为儒生出身的农民天子，洪秀全对于统一历法，以自己

的正朔号令天下，是早已高度重视着的。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几年，当冯云山还被关在桂平县大狱之中的时候，他就命这位战友加表弟着手编制太平天国的历法了。

同是儒生出身的冯云山自是欣然应诺，反正狱中无事，日月难熬，他就利用这时间历考中国和西洋的各个版本历法。他得出结论：西洋各国用的阳历未免太过简单，而当时清朝所颁的“正朔”则又未免流于复杂和繁琐，他有必要把这两种历法都抛开，而另行创制一种新历法。

经过博览群书，加上冥思苦索，太平天历终于先于天国的政权而在狱中创制出来了。新历法废除了闰年的规定，分一年为十二个月，大小相间，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每年共三百六十六天。

冯云山出狱归队之日，便是洪秀全批准新历之时。等到起义成功，天国建立，洪秀全便在军中及其势力所及的地区颁行他的“正朔”。

咸丰皇帝的“妖历”每年三百六十天，而洪秀全的“天历”每年多了六天。“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到此时一行七年，已经显出了明显的误差。南京城里一名对太平天国持批评态度的儒生就曾经写诗，将天历挖苦得一塌糊涂：“缠离朔望皆参差，上弦月满望转亏”。

尽管历法上的月初看到了圆月，而又在望日（十五）迎来了“蛾眉月”，但冯云山已死，而洪秀全又不肯从自己的诏书上后退半步，只得一仍其旧。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好阳奉阴违，私下里依然以阴历来指导农事和日常风俗。

即如今天罢，按照洪秀全的天历，已是戊午八年正月初八，而实际上，戊午年却刚刚来到中国的大地上！